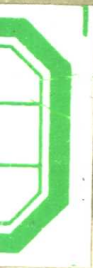


热海欢歌

李惠薪





2 039 1308 8

热 海 欢 歌

李 惠 薪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八一年 · 北京

内 容 说 明

这部长篇小说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西藏高原奇特、壮丽的诱人画卷，描述的是汉、藏人民在新长征中开发藏北热田的斗争故事。

开发地下热田，利用地热，这在我国还是一项新工艺。特别是在高原缺氧、交通不便、供应紧张的情况下施工，困难重重。作品着重刻画人物的同时，抓住压制井喷、制服汽老虎这一中心环节的描写，热情歌颂了我国各族人民勇攀技术高峰，建设边疆，为实现“四化”艰苦创业的英雄气概。

封面设计：田 大 义

封面题字：赵 发 潜

热 海 欢 歌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北 京 印 刷 二 厂 印 刷

字 数 324,000 开 本 767×1092 毫 米 $\frac{1}{32}$ 印 张 15 $\frac{5}{8}$ 插 图 2

1981 年 7 月 北 京 第 1 版 1981 年 7 月 北 京 第 1 次 印 刷

印 数 00,001—33,000

书 号 10019·3157

定 价 1.10 元

伊尔十八的两侧机翼穿过云海，擦着陡峭的、刀尖似的山峰，在贡嘎机场上空盘旋了一阵，徐徐降落在停机坪上，慢慢滑行。江灏坐在后舱，凭窗注视着平坦、宽敞的跑道，见南边那略泛青色、光秃秃的草坪上，停着几辆吉普车和越野丰田，就暗自想，该不会有热田工区的车来接吧？飞机剧烈地震动了一下，戛然终止了滑行，机舱门打开了，舷梯推到了舱门口。江灏背上一个四角已经磨损的旧地质背包，手提一只轻便的旅行包向机舱门口走去。

前天下午她才在部里接受了到藏北盛达果热田地区协助制服并喷的紧急任务，今天上午竟来到了贡嘎机场。昨天，她还在首都春意盎然的长安街上，匆忙穿行着，做着临走前的准备工作，如今她已来到了酷似严冬的藏北高原。

关于西藏，有很多可怕的传说，缺氧的高原、骤变的天气、毒烈的阳光、强劲的风沙、无法适应的饮食……特别有一些好心人提醒她，作为一个三十多岁的中年妇女，平素还有高血压病，进藏是要冒一定风险的。有人暗示她，如果能及时到医院去进行检查，把医生的诊断书拿在手中，这个西藏之行的艰苦任务就可以毫不费力地、名正言顺地推掉了。人们劝她这样做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理由，即她和爱人杨轩的关系正日趋恶

化。他们分居已有四个多月了，而江灏的这个西藏之行又绝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协助制服并喷并开发热田，这是一项长期的、艰苦的任务。长期的分居，有可能使夫妻间的裂痕达到无法弥补的地步，那时可就后悔莫及了……江灏却来不及考虑这些。二十四小时前，她在部里接受任务时，领导讲得很清楚：“我们经过慎重周密的考虑，认为你去完成这项任务最合适。”至于个人健康问题、家庭破裂问题，她都置诸脑后。此外，她又得到了父亲江锋铎和母亲的大力支持，他们答应照顾好她七岁的小女儿江漪。

临走前，爸爸曾语重心长地嘱咐她：“你尽管放心地走吧！今年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的第一个春天，我深信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我的问题一定会作出正确的结论的。至于你个人的问题……”

江锋铎本不想干涉女儿的个人生活，可现在无形中，他已被卷进这场纠纷的漩涡之中。杨轩这次提出离婚的主要理由就是江锋铎的“叛徒”问题至今仍未能推翻，而江灏又和其父划不清界限。这当然只是表面的理由，杨轩用它掩盖了自己提出离婚的真正原因。江锋铎可以向他提出一系列问题，让他不能自圆其说。首先，在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局里的造反派就让我江锋铎靠边站，给我戴上了“走资派”的帽子。那时候你杨轩为什么不提出离婚？以后“四人帮”打击老干部，又给我戴上“叛徒”、“特务”的帽子，你也没有提出离婚。偏偏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我江锋铎的问题快要有个水落石出的时候，你才提出离婚，理由是多么滑稽！由于岳父的问题，要和爱人离婚，鬼才相信呢！既然自己已经被纠缠进去，我还是不愿把自

己的想法强加给独养女儿。他常对老伴说：“江灏是成年人，我不该干涉她的私生活！”

女儿临走时，江锋铎也是这样嘱咐她：“个人问题随着时间的延长，会按着它应有的发展规律来解决的，不要用个人的意志去强求。关于小漪，你放心，我们一定会管好她！”

江灏就是这样放心地来到了青藏高原。

走出机舱，她立刻感到海拔四千多公尺的高原上太阳光的强大威力。那炽烈的光线照在身上暖烘烘的，烤在脸上火辣辣的，两眼不敢直视那白晃晃刺人的日光。走下舷梯的时候，她开始感到胸部有一种紧迫感，突出地觉得气不够用，宛若这儿是人口众多的、被拥挤得水泄不通的公共场所一样，氧气消耗殆尽。她不由地举目四望，恰恰相反，这儿是一片极开阔的地带，除了伊尔十八的机身周围有些忙碌的人群以外，机场上一片空旷，极远的天边，就是层峦叠嶂的群山。看来是高原缺氧的因素在起作用。她清楚地听到自己的呼吸频率渐渐变得急促起来，感到两腿酸软、无力，走在平地上仿佛踩棉花一样。背上的地质背包、手中的旅行包都成了沉重的负担，她不由自主地放慢了脚步，有时还被迫把手中的旅行包放在地上，喘上一口大气。这是近二十四小时的旅途生活造成的过度劳累，还是高原缺氧的反应？江灏在暗自琢磨。草坪上的车相继开走了，她想，热田工区的车不会来了，就跨进民航局开往拉萨的大轿车。

汽车起初行驶在两山间的开阔地带，两侧是连绵起伏的山峦，层次清晰的U形山谷，璀璨夺目的冰斗和那白雪皑皑的峰顶。在大学学习的时候，在内地实习，江灏从来没有看见过

这样典型的U形山谷和冰斗。要不是交通不便，这儿真是地质学院学习的好地方。

从贡嘎机场通往拉萨的路保养得很差，虽然是坐在汽车上也必须全力以赴集中精力，一走神，头就可能被撞到车帮上、铁扶手上。严重时，人还可能从座位上颠下来。江灏尝到了颠簸的滋味，就赶忙扶住前面座位上伸出来的铁把手，不敢再东张西望了。

汽车开始沿着雅鲁藏布江向前奔驰，路面似乎稍许平坦了一些。这不是那种大的颠簸，行驶在碎石路上，是一种细微的颤动。江灏觉得刚才那种头晕、脑胀、胃内嘈杂想吐的感觉也减轻了许多。向四周环顾，虽然仍是光秃的山峦和嶙峋的岩石，覆盖在上面的闪光发亮的雪线，依旧是一派严冬的景象，但雅鲁藏布江是西藏高原预报早春的使者，河水解冻了。河里混浊灰白色的巨大冰块互相冲撞着，倾泻而下。“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冰河的消融意味着春到了西藏高原。

公路旁的山崖上，有时可以看到一些正在采石的民工们。藏族姑娘们身着红艳艳的上衣，与青色藏袍相配，色彩既浓艳又谐调。他们那高亢嘹亮、浑厚的歌声，为世界屋脊带来了生气。

江灏贪婪地看着车窗外一扫而过的景物，默默地想着：当那雄伟壮丽的群峰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时候，当雅鲁藏布江奔腾湍急的流水在人们的耳边咆哮而过的时候，当那穿着色泽艳丽的藏装的藏民们，欢快地劳动着的时候……这一切会勾唤起诗人去构思那感人的诗篇；画家会在脑海中琢磨那不朽的图画的布局；音乐家则沉浸在高亢、优美的歌声中，用心地

搜索着那动人的旋律；舞蹈家自然会在藏民们和谐的劳动动作里，找寻那能够表现百万农奴翻身的喜悦的舞蹈语言……但谁能想象出地质学家的目光在竭力捕捉着什么呢？为了躲避车窗外边刮过来的细砂，江灏眯细了眼睛向远处眺望。在那极远的天边，被云遮盖着的高耸的山尖，是火成岩；近处硕大的巨石，是花岗岩……地质学家们就是要透过地表，去推断亿万年前这儿所经历的沧桑巨变。远古的西藏是喜马拉雅海，辽阔，深远，是一个真正的海洋！如今，海底上升为大陆，低地成为高山，海水早已消退，雪峰刺向蓝天。西藏再不是喜马拉雅海，而成了“世界屋脊”。

两个多钟头以后，汽车进入了拉萨市区。

这个城市比江灏头脑中想象的规模要大得多。近郊二十公里的地方，都修了宽敞平坦的柏油路。道路两旁矗立着整齐的建筑，间隔着也可以看到一幢幢漂亮的楼房……当然，最吸引人的还是那雄伟、壮丽、肃穆、威严、金碧辉煌的布达拉宫了。虽然汽车只是一掠而过，但在强烈的日光下，放射出赤流金辉的布达拉宫，江灏看到的最初的一瞥，是她永远不会忘记的。

她是在上中学时，在地理课上第一次听到了布达拉宫这个名字。她很喜欢研究祖国各地的名胜古迹。虽然以前她没有机会到西藏来，但却读了很多记载布达拉宫的书。相传布达拉宫兴建于公元七世纪，至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公元六四一年，唐朝文成公主嫁给吐蕃王，吐蕃王松赞干布为她在红山上修建了一千间宫堡。后来佛教徒将红山比做佛教胜地普陀罗山，称这些宫堡为布达拉宫。布达拉就是普陀罗

的音译。松赞干布修建的布达拉宫在赤松德赞时期遭受雷击，引起火灾。继而在吐蕃王朝末期毁于兵乱。现存的布达拉宫是公元十七世纪重建的。它的主楼十三层，高一百多米，殿宇耸峙，雄伟、威严。它集中体现了西藏劳动人民的智慧和西藏古代优秀建筑艺术的独特风格。

虽然到达拉萨的时间还早，刚刚是十一点四十分，但由于盛达果热田工区的车没有来接，江灏只得去住招待所。要知道，在西藏离开汽车是寸步难行的。

热田招待所在布达拉宫南面的一条小巷里。这是一幢藏族的、典型的碉堡式建筑，下宽上窄，连宽大的窗子的外形都是这样的。窗楣的木棱上漆着蓝色和黑色的框框。人们解释说这和宗教有关，以示黑教、花教等。

房子里光线很暗。底层的办公室格外显得低矮。江灏由光线充足的街巷上乍一走进来，还没有辨清方向，一个操着很浓的四川口音的声音问：“同志，刚下飞机？是从北京来的？”

头晕、耳鸣的江灏觉得很奇怪，定睛看时，这是一个年轻的、梳长辫的、面孔讨人喜欢的姑娘，奇怪地问：“你怎么知道？”

姑娘微微一笑，赶忙站起来接过江灏手中的旅行包说：“同志，看你那纸一样的脸色，苍白的嘴唇……还有这些牌牌——”姑娘伸手拉了拉乘飞机时拴在地质背包带上的蓝色纸牌。

这姑娘年纪不过二十岁，身材窈窕，大眼睛，白皙的小脸上长着一对深深的酒窝，给人一种甜蜜的感觉。她自我介绍说，她是这儿的服务员，叫沈菩莉，原是四川的知识青年，通过

在报社工作的姐夫，没有下乡，来拉萨找到了工作。

江灏也微笑了。

沈菩莉办事很爽快，迅速地检查了一下江灏的介绍信，稍迟疑了一会儿，两只大眼翻了翻，就为江灏登记了房间，执意热情地为江灏拿着手提包，把她带上了二楼。

楼梯是砖砌的，短小、狭窄。一路上姑娘不停地讲着：“我们这儿是专门为热区工作的人准备的住处。他们有时到拉萨来联系工作，住旅店很困难，竟有登记不上房间的时候。现在方便多了。象你这样由首都到热区搞协作的，更应该照顾……”她停在二楼第五间屋子的门口，放下旅行包，打开房间的锁，急忙跨进去，铺床、擦桌椅、拉开窗帘……忙活了一气。

江灏坐在床边，不能抑制地喘着粗气，看来只有这样做才能弥补空气中氧的不足。特别是在上了一段楼梯以后，这种感觉就分外明显了。她勉强振作起精神说：“服务员同志，你不要忙了，一会儿我自己动手整理。”说这话的时候，她连从肩上把沉重的地质背包拿下来的力气都没有了。

沈菩莉象一阵旋风似的从房间里消失了，一会儿端着一盆水走上来：“擦把脸吧，水是温的。这时候要打到热水是困难的，每天早上十点供应热水、开水一次。拉萨的燃料可缺乏了。附近没有煤，只有一些泥煤，又叫草炭，地质队的同志讲，那就是煤的前身。正因为泥煤不是煤，点着了只冒烟不起火，人们都不喜欢用。牛粪烧起来倒满得劲儿，可价钱贵，又不好买。电力嘛，现在正是不足的时候，必须到夏天冰雪融化，拉萨河猛涨，电力才充足。所以全自治区，特别是拉萨市的人民，都盼着咱们热田早日开发，好向拉萨送电。”

江灏极有兴趣地倾听着沈菩莉的介绍，越发感到自己肩上责任的重大，急忙说：“确实，尽早打出高压高温蒸汽井，向拉萨送电，这是迫在眉睫的紧急任务。我就是来协助完成这个任务的。”

沈菩莉腼腆地一笑，向前凑了一步，悄声说：“同志，说出来不怕你笑话，虽说我不是直接在热区工作，可我也是在为热区服务，算得是开发地热的一员。可我至今连地热到底是怎么回事都还没有搞清楚！”她用探询的目光盯视着江灏，相信面前这个和蔼可亲的女同志，会给自己一个满意的回答。

“当然，你是名不虚传的向地热进军的一名战斗员。”江灏十分认真地说。今天，她亲身感受到后勤工作的重要性，从姑娘的身上汲取到了温暖、力量。对于姑娘强烈的求知欲，她很喜欢，稍稍沉默了一会儿，又喘了一口气，就耐心地解释：“地球是一个庞大的热库。从地表向下平均每深百米，温度就要提高摄氏三度，这说明它的内部蕴藏着巨大的热能。地球上的一些能源，如石油、煤炭，终有耗尽的时候，而地热能可以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源之一。”

沈菩莉专注地听着，不住地连连点头。

“然而，地热这个得‘地’独厚的巨大能源，有史以来还未能被广泛而大量的利用。”江灏轻声地说着，忘记了高原缺氧的不适，“地热资源真正作为有发展远景的新能源，在本世纪五十年代才开始受到重视。到了七十年代，世界各地对地下热能的开发和利用才更加普遍。而对我们国家来说，这还是一项新工艺。”

沈菩莉皱拢双眉，不解地问：“这地热资源可怎么利用

呢？”

江灏喘了口气说：“在热区打井，利用井口冒出来的饱和蒸汽，直接推动汽轮机带动发电机发电。”

“这样可好，地热电站不用燃料，还可以避免污染。设备简单、成本低。”沈菩莉高兴地说。

“是呀！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对能源的需要逐日增加，积极开发地热资源，是我国地质工作的新的战斗领域。特别是盛达果热田的开发，对于加强战备，解决拉萨的动力问题，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

沈菩莉会意地点了点头，颇自豪地说：“我能做一名开发热田的战士，感到高兴。”

“开发地热的任务很艰巨，尤其是要制服现在正在发生的井喷！”江灏又焦躁起来，“我呆在这儿怎么行？什么时候有开往热田的汽车？”

沈菩莉眨了眨两只大眼，安慰她说：“你不要着急，象你这样的年纪要想到热田工地去，一定要先在拉萨适应一个阶段。那儿比这儿高出五六百公尺，还有一个小气候，象我们这样年纪的人上去还气喘呢！”姑娘心里暗暗地想，昨天上午十点多钟，从热田工区开来了一辆吉普车“441”，是马德风开的。她好象听小马说要接从北京来的什么工程师，该不是这位女同志吧？可他的车没有在招待所过夜，车里满装着酥油、青油等东西。她虽然来西藏时间不长，可她知道酥油是藏族人民最喜欢的、离不开的食品，而青油是热田工地的营养补助品。她问小马送到哪儿去，马德风狡黠地眨眨眼睛说：“要送到最需要的地方去！”很快他又转换了话题，压低嗓音说：“要不要便

宜毛线？真正头等的，比市面上每斤便宜四到五块钱！要买我给你弄点来。”

关于毛线的行情，沈菩莉可是摸得一清二楚。她一有空就去拉萨大百货公司逛一圈，虽然柜台上的品种很齐全，可都是陈列商品，而出售的毛线种类、颜色都很单调，有时是姜黄色的，有时是紫色的，要不就大红、大绿的，总是没有自己可心的。她早就听人讲过，红星毛纺厂厂内处理的毛线种类多，而且便宜。她巴不得有人能到那里顺路替自己带些来，一听马德风讲，就喜出望外地说：“那太好了。我要天蓝色的纯毛线，一斤半就行了。”

马德风神气地点了点头。

沈菩莉提醒说：“你要不要把它记在本子上？不然事情多了该忘记了。”

马德风用手轻轻地拍了一下自己歪戴鸭舌帽的脑袋，凑到她跟前小声说：“放心，记在这儿比写在本上牢靠。”

说心里话，小沈并不太相信马德风。这人在招待所是以神通广大而闻名的，说话喜欢大吹大擂，云山雾罩的，让人揣摸不透，办到办不到的，先神吹一通。买毛线的事谁知办到办不到也没有个准儿。可有时他也真能办点事情。前些日子沈菩莉家里来信要买木耳，马德风应承下来，不出一个月就买到了。沈菩莉暗自琢磨，马德风有可能去藏南了，就露了这一面，定下了房间，一直没有看见他，兴许走了呢！她觉得不便把这些事情讲给这位新来的客人听，特别是看了她那着急的样子，就越发觉得不能火上浇油了。

临离开房间时，沈菩莉宽慰江灏说：“同志，你塌下心来好

好地休息一下，我替你留心着，如果有热田工区要回去的车，我来通知你。”

江灏感激地连连称谢。姑娘走了以后，她觉得很疲劳，脑袋轰轰地响，口干舌燥。这可能与刚才激动、话说多了些有关。她顺着床沿慢慢躺下来，立刻又觉得憋气，好象胸部压了块大石头。她急忙把地质背包垫在下面，又侧过身子，才稍稍好了些。整个宏伟、壮丽的布达拉宫从玻璃窗全部映入她的眼帘。她想，等胜利完成任务后，一定要好好地参观一番，看看喇嘛止息的扎康、诵经祈祷的扎仓和达赖活动的宫殿。听说达赖生活起居的两套寝宫修在白宫最高处，由于阳光朗照终日，通称日光殿。宫内有的是珠玉珍玩，陈设豪华，大概能和故宫里的相媲美。此外还有历世达赖的灵塔殿及各类佛堂和精湛的壁画艺术……现在她可没有这种心思。一想到那火烧眉毛的紧急任务，她就无法平静下来，倏地由床上坐起，在房间内来回踱着步。她下意识地走到脸盆边，用手摸了一下水，温水早已变冷了，一时想不起毛巾放在哪儿，就用手帕擦了一下脸。她自然地想起杨轩那讥讽的言语：猫洗脸一划拉。江灏一向没有把这些小事放在心上。对于泥浆工程师来说，由于工作条件的关系，往往不大注意讲究卫生，可这竟成为外科医生杨轩提出离婚的理由之一。江灏鄙夷地一笑。近半年来，杨轩在自己脑海中的影象已冲淡了许多。他的影子有时象夜晚天空中飞驰而过的彗星一样，闪现一下就消失了。

江灏此刻心急如火，恨不得插上翅膀立刻飞到热田工区。她踱到窗前，看见街道上熙熙攘攘的人群，听到汽车的喇叭声，马的嘶鸣声，狗吠声，牦牛的低鸣……这一切能传到鼓膜

里的嘈杂的声浪，都仿佛在催促她尽快地奔赴热田。她想，自己不能在房间坐等。这倒不是不相信那年轻的服务员，只是怕服务员好心地让自己休息而错过了一些难得的机会。对！应该主动去争取。乍一到高原，由于缺氧所带来的不适似乎消失了，她快步地走出房间，跑下楼梯。

服务员正和一个青年人攀谈。那小伙子劳动布上装口袋边印着“热田工区”几个小红字，引起了江灏的注意。她急忙凑到他们身边。

“洛儿戈，今天你回工区去吗？”服务员问。

“货都提全了，今天下午就走。”小伙子回答。他身材修长、匀称，脸色是黝黑的，有一双机警的大眼和一口闪光发亮的白牙齿。

“你是开解放牌来的吧？”姑娘问，“驾驶室里有多少人？”

洛儿戈奇怪地眨着两只大眼，看了看沈菩莉，扭头又上下打量了一番注视着他们谈话的江灏，就问：“有人搭车？”

江灏真是喜出望外，抢前一步说：“是的，我急于要到热田工区去。”

沈菩莉介绍说：“这位是从北京部里派来的工程师，协助热田工区制服井喷的……”

洛儿戈用有些怀疑的目光，在江灏的脸上停留了许久。开始他有点不大相信，这个瘦小、年龄不算大的妇女，竟是热田工区二百多人所寄予无限希望的泥浆工程师。在洛儿戈的想象中，这位工程师应该是身材高大、魁梧，头发花白，戴着宽边黑眼镜，年纪至少也得五十多岁，总之是一派学者的风度……可眼前站着的这位女同志，看样子也就只有三十多岁，虽然人

显得很精悍，可压服并喷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小事情。说句公平话，他可不是看不起女同志，倒是有点替她担心呢！由于他在琢磨事情，回答问题显得略迟疑了一会儿。

两位女同志都有些着急起来。心直口快的沈菩莉忙着催问：“怎么样？让这位同志搭车去热田工区！”

江灏在一旁急得心都要提到嗓子眼儿了。她听人家讲过，自己在外出差也有这种亲身体会，拿听诊器的、握方向盘的，外加售货员，干这三种职业的人是最吃香的了，也是不大好求的。

洛儿戈从沉思中惊醒过来，赶忙向江灏伸出了双手，边握边说：“我们热田工区的同志们都盼望你来呢！”

江灏感到了那双有老茧的大手握手的分量，一股暖流涌向心窝，连连地说：“我是和同志们并肩战斗来了，是向你们学习来的！”

洛儿戈忽然象想起什么似的，急忙问：“小沈，你没有看见马德风？昨天他一早开着‘441’下来，是专门来接北京来的同志的……”

沈菩莉稍微迟疑了一会儿，点头承认说：“是呀！他是昨天上午来了，还在这儿定了房间，可今天连人带车都不见了。”关于去红星毛纺厂的事情她略去没有提。

洛儿戈挥了一下手，转身对江灏说：“好吧！你就和我一起坐解放牌回去。”他看看表，急忙向外走，边走边说：“我赶紧到粮食局去提粮食，争取早点回工区。”

江灏恐怕失去了这个好机会，赶紧拦住了他：“司机同志，我还是和你一起去吧！这样也可以节省些时间。”

沈菩莉在一旁劝解说：“还是先让洛儿戈去提粮食，你总得吃些东西。路上可找不着食堂呀！”

江灏坚持说：“我一点也不饿！”

洛儿戈说：“饿倒是饿不着，我带着馒头还有糌粑……只是怕你太累了，刚刚到了我们西藏高原，盛达果热区比这儿还要高哩！”

沈菩莉说：“我也是这样想的，怕你受不了呢！在西藏哪怕是感冒了，也算是个大病，能引起肺水肿，甚至有生命危险哩！”

江灏越听两个年轻人讲，越是着急，唯恐他们两个会把自己留下来，执意要即刻离开招待所，一刻也不能停留。她对洛儿戈说：“你等一等我，一会儿就来。”边说边扭身上楼去拿东西。

沈菩莉紧跟在她身后，边上楼边说：“你不要上去了，我替你拿下来！”

她们俩人已先后走进了房间，沈菩莉手脚麻利，抢先背起了地质背包，又拎起了旅行包，江灏只得空着手，相跟着走下来。

江灏离开招待所的时候，再三感谢满腔热情、服务周到的沈菩莉，还特别询问了她的姓名。虽然到拉萨停留的时间不长，可江灏所看到的、接触到的……一切的一切都给她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洛儿戈这人办事很利索，人也很爽快。他自己还帮助扛粮食。别看他人不胖，倒满有力气。江灏不由得非常羡慕他，希望自己能尽快地适应高原缺氧的环境，也能长出点劲儿来。因为到拉萨以后，她一直觉着全身软绵绵的，没有力气。